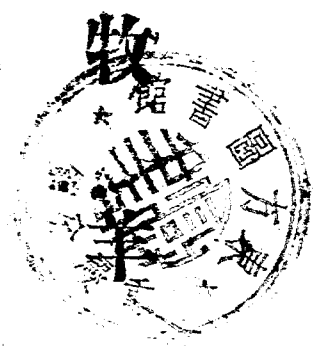


譚正璧編

蘇武



蘇武牧羊目錄

一 奉使出國.....	一
二 徵歌待賓.....	七
三 臨危不屈.....	一三
四 設計餽食.....	一九
五 北海牧羊.....	二六
六 冰天謫美.....	三一
七 感恩受婚.....	三七
八 特節返國.....	四三

一 奉使出國

話說漢武帝大漢元年三月裏的某一天，長安城裏的居民都一早起來，擠在街上等着看皇上親送蘇武大使出國到匈奴去。這是大漢開國以來不曾有過的事。匈奴是北方一個富有悠久歷史的強大民族，從前漢高祖皇帝還想佔有牠；只有牠一心羨慕中原天雪地裏，所以漢國的皇帝誰都不想去佔有牠；只有牠一心羨慕中原天然環境的優越，恨不得把整個中國都併吞了去。漢高祖建國後第七年，牠趁着中國內亂未平，又時常到邊疆來擄掠人口財物。高祖恨極了，立刻發了三十多萬大兵去征伐，想把牠滅掉，以絕後患。不料求勝的心太急了，反而在山西平城中計被圍。到了第七天，高祖才設



法從圍城中逃回來。這麼一來，牠越發看不起中國了。漢惠帝三年，呂太后代行政權，那位計困高祖于平城的冒頓單于寫了一封挖苦的信，差人送到中國來。信裏的大意是說：『聽說你家的太后新沒了皇上，剛巧我也新喪了閼氏，我們爲什麼不配成一對兒？』呂太后看了，當然非常動氣，立刻召集大臣，共商對付之法。可是他們都鑒于高祖平城之事，沒有一個人敢主張出兵討伐的，反而商量出了一個「和親」的政策。你想受了人家的侮辱，還要把皇族中的女子嫁給他做妃

子，這種吃耳光的手段，那裏還成爲大國的風度？到了武帝時代，他便一反前此的懦弱政策，差衛青、霍去病等屢次去打匈奴，而且常把他們打敗，他們才稍稍對中國有些畏懼。此後兩國間互相派遣使臣來往，國交一天一天地親善起來。有一次，他們忽把使臣郭吉、路充國等留住不放；武帝不甘示弱，立即也把他們的使臣扣留。後來且鞮侯單于繼位，極力主張和中國妥協，把以前留下的中國使臣完全送回中國來。漢武帝以爲這是匈奴的誠意，非常歡喜，也差中郎將蘇武出使去和他們修好。

這次因爲是皇帝親送大使出國，儀仗特別的繁多，而且好看，所以風聲一傳，百姓們都在街上等着觀看。北門外已于三天前搭好了一座極精緻的大牌樓，城門上也一樣地紮着鮮明的燈綵。到了時候，鳴



「萬歲」的聲音，接連不斷。武帝坐在車上，只管微笑着對百姓們點

點三聲，接着是金鑼開道，儀仗由午門外開始出發。這天禁衛軍都穿上簇新的全副武裝，手執着光亮耀目的兵器，個個威風凜凜，坐在高頭大馬上，護送皇帝和蘇武大使等出城。送行的大臣們，也都坐了車子跟在後面。武帝這天因為特別高興，吩咐他們由六街三市繞道而行，以便百姓們觀看。百姓們也因他是位力禦外侮的雄主，所以非常擁護他，他們看見今天皇帝特別有興，也非常喜悅。車駕過處，高呼

頭，一面又回頭對並坐的蘇武道：『民意如此激昂，子卿此去，一切須強硬對付，不可屈服。朕一天在位，決一天不叫百姓們吃異族的虧，你可把這意思告訴單于。將來你光榮地交涉勝利回來，百姓們一定會比今天更熱烈地歡迎你。』蘇武道：『陛下的話不錯，臣自當遵命而行。』一邊說一邊又把手中的節揚着道：『無論怎樣，陛下看臣必定把牠保全了回來。』說話未完，車駕已出北門，蘇武便請武帝住駕，率同副使張勝等向武帝和送行的大臣們叩辭。武帝看他們坐上使臣特備的車輜，隨從們騎了馬，擁着向北方馳去。直到一簇車馬都看不見了，才率同大臣們回進城裏。

這裏必須補說蘇武的身世。原來他是名將蘇建的第二個兒子，號子卿。因為蘇建好幾次參與征伐匈奴的戰爭，建下許多大功，所以

做到代郡太守，封平陵侯。後來蘇建死了，武帝念他征伐匈奴之功，封他的兒子們都做郎官。蘇武從此掛名官籍。武帝見他少年有志，不久，遷他做移中廢監。這次匈奴單于把郭吉、路充國等送回中國，武帝念他們出於至誠，也決定派位大臣把扣留着的使臣送回去，且和匈奴修好。這不是一件平易的事，沒有堅強的意志和善於應付的才幹的人，休想擔當得下。武帝細數朝中大臣，覺得合格的人簡直沒有。後來想了好久，才想到了蘇武。其時蘇武已經四十多歲。他的愛國思想很濃厚，做事從來不肯見異思遷，當時正由皇親國戚們把持政權，但他也不肯去趨奉他們。他平日主張，使臣奉命出國，是代表着一國的尊嚴。無論如何不能向別國政府委曲求全，這才是『不辱使命』。武帝很贊同他的主張，所以這次銓選人才，竟想到了他。因他職位很

小，不夠資望，特封他做中郎將，命他同了副使張勝、職員常惠，以及衛士差役等一百幾十人，帶了許多金銀繒帛，陪同扣留的匈奴使臣，出國到匈奴去。

欲知蘇武到達匈奴時的情形，須待下節再說。

二 徵歌待賓

話說匈奴地居亞洲北部，佔有現在蘇聯的西伯利亞南部，以及中國的外蒙古、熱河、察哈爾、綏遠等地，所以他的北部都是冰天雪地，南部都在大沙漠中。他們生活相當地艱苦，因此反養成了他們強悍的體格。人口雖然不過數十萬，但個個都能拿了兵器和敵人作戰。他們本是游牧民族，全靠着有水草的地方過活，所以到處爲家，佔領

了一處地方，只要生活沒有障礙，他們便住了下去。他們又時常到中國邊疆來擄掠財物人口，財物當然把來應用了，擄去的人除了幫助他們工作外，別無給他們自由。所以日子一久，各部落中中國民族漸多，彼此互通聲氣，漸漸有了潛勢力。其時某部落中有個姓張的人，他的父親本是山國人，那年匈奴入寇，把他全家都擄到北方，他和父親掛號爲奴，爲人工作。這個掛號的人名叫魯格，爲人十分和善，任他們住在一處。後來他的父母死了，魯格念他十分孤零，剛巧他的一個女兒看中了他，便招他爲婿。不久，生下了一個女兒，取名張嬌。光陰如箭，不覺到了且鞮于單于在位的時候。那時張嬌已十八歲。按照匈奴風俗，部屬中的女子，都須學習歌舞，預備單于筵會時的徵召，所以張嬌也未能免俗。她本是位胡漢的混血兒，生來十分美

麗，有着漢人的聰明，胡人的強毅。她因爲常常聽到父親講述中國的一切情形，所以非常崇敬中國人。一天，她奉到單于的命令，說是中國派來的大使蘇武到了，宮裏正在設筵相待，叫她快快加入歌舞隊去。她聽說請的是中國人，便非常高興，加意地打扮了一番，換了一身簇新的舞衣，連跳帶跑地到了宮裏。

卻說蘇武離了漢都，早行夜宿，經過許多困難，才到達匈奴國都。且羝候單于聽說漢使到來，便派大臣接到客館中住下，一面在宮中盛設筵席，并傳令各部落的酋長都來作陪。蘇武在客館接到單于的請帖，便穿了禮服，手裏拿了那根漢節，同了副使隨從們一同進宮。匈奴人所謂王宮，其實不過是較大的帳幕，不像中國皇宮那樣戒備森嚴，深邃難到。蘇武一到，早有人揭帳迎入。那時單于王已坐在主位

相待。蘇武等上前道謝畢，便依賓位分別坐下。筵席準備得很豐盛，單于和酋長們都大嚼特嚼，一面不斷地勸客人們努力進用。可是他們的所謂美饈，無非是些牛酪羊酪之類，腥臊異常，漢人沒有喫過的，一時不能下咽。蘇武早已知道這事，所以他逢到進勸時都不過略略沾唇，實際上除了酒外，簡直沒有喫什麼東西。

酒過三巡，單于持牛角做的酒盃站起來，向中國皇帝祝福，也向中國大使蘇武祝福，傳令酋長們一同起來各乾一盃。蘇武站起來答謝了，也拿起酒盃爲單于祝福，也同樣地命副使隨從們站起共乾一盃。兩國交歡的禮節行過了，賓主們開始隨便地談起話來。蘇武便把來意約略向單于說明；單于看見蘇武剛直有才，十分尊敬，便有了勸降的意思。當下單于命歌舞隊進來獻技娛客，就由侍從們引進歌女一隊，

奇裝異服，都是中國人所沒有見過的。樂聲一起，歌女們都珠喉輕



啓，盤旋起舞。她們的歌聲高入雲霄，宛轉如珠玉交投；她們的舞體穿入席間，迅捷如蜂蝶狂飛。說不出的動聽，寫不盡的美麗。這時副使張勝以下諸人，都目迷五色，早已忘了置身何地，獨有蘇武大使依然正襟危坐，持盃徐飲，僅不住地對她們作莊嚴的微笑。

且說歌女中的張嬌，當她跟着大家走進宮裏時，即注目於蘇武的一言一動。她知道這樣大使不是平常的人物，在當時的

席上，無論何人，連單于在內，誰都沒有他那副凜然的態度。這是勇毅的表現，這是不屈的象徵。她愛勇毅的英雄，尤愛不屈的志士，她在不知不覺中對於蘇武開始有了愛慕的意想了。所以當歌舞開始後，她便時常婆婆在蘇大使的筵前。一般歌女們都對於尊貴的賓客們往往不敢十分去親近，獨有她今天是例外。可是那位正襟危坐的蘇大使卻沒有一刻兒曾經注意到她。她竭盡她所有的舞藝，唱出她最美好的歌聲，最後終於失敗了，蘇大使的眼光從不曾專注到她的身上。停舞的樂聲發出了，她們的歌聲都漸漸低下來，身體也跟着減慢了旋律，從筵間仍舊回到隊裏。張嬌，在萬分的失望中，也只好混在隊中退出帳外去。

這天晚上，她的父親回家，看見女兒獨自睡在床上哭泣。問她原

因，她說是：今天她本來有些小病，因為舞到疲乏了，這時覺得十分難受。……她的父親萬萬料不到他的女兒這時的心事，當她說的是真話，只吩咐了幾聲小心靜養，就走開去了。

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節分解。

三 臨危不屈

到了明日，蘇武命隨從拾了帶來的金銀綸帛，送到單于的王府裏去。不料且鞮侯單于因為看見中國這樣過分的優禮，以為中國政府又在怕他，不免又發出前幾代單于所有的老牌氣來，立刻對待漢使十分傲慢。過了幾月，他正想差人送蘇武等同回中國，恰巧在這時候國內發生一樁謀殺的重大事故。

三 臨危不屈

原來有個長水人衛律，他本來生長在漢，同協律都尉李延年很有交情，曾因延年的引荐，出使到匈奴。他從匈奴回漢時，恰逢延年合家被誅，他怕株連，就逃往匈奴。單于很愛他，封他做了丁靈王。其時有個歸附漢朝的匈奴人維王，和幾個被匈奴擄去而不甘心投降的漢人，要想趁單于外出行獵的時候，起兵劫得單于的母親，作爲返歸中國的進見禮。在這班漢人中有一個叫虞堂的，他沒有被擄時和副使張勝很要好，所以他偷偷地把這件事去告訴張勝，並且託他代向漢政府關說。他對張勝道：「聽說漢朝皇帝很恨衛律，我能夠出其不意地把他射死。我沒有什麼別的要求，只希望漢朝皇帝能夠賞賜我在漢國的母親和弟弟已夠了。」張勝允許了他，又給了他許多的錢物。

這個計劃預定好後一個多月，單于果然出門去行獵，只留他的母

劉和家屬守在王宮裏。虞常等一看機會到來，就想發動。不意他們中間出了一個漢奸，在夜裏偷偷逃出去報告單于的家屬，單于的家屬聞訊，立即發兵來襲擊。他們還沒動手，單于的軍隊已經開到，一場混殺，維王和其他的人都戰死，虞常却被他們活活捉住。單于聞變，是夜從行獵的地方趕回，叫衛律審問這件事。張勝聽得了十分着慌，因為恐怕要連累到他，便把虞常告訴他的話一一告于蘇武。蘇武道：「這件事情既然把我們也牽連在內，他們正好借題發揮來對付我們。可是與其讓他們加以謀叛的罪名而用鞭撻來侮辱我們，不如事先自殺了，以免有損大國的威名！」說罷，就要舉起佩刀來自殺。張勝和常惠連忙把佩刀奪下，勸慰了一番才停。

衛律奉命審訊這件叛國的案件，把虞常嚴刑拷問，要他招出同謀

兩人。張勝受刑不過，果然招出了張勝。單于看了供詞，正中心懷，因為他正想對漢使示威，一方又好迫使蘇武投降，立刻召集大臣開會，要把漢使完全判罪，處以極刑。不意有位左伊秩訾王很反對這事，以為太小題大做了。他建議道：『漢使所與聞的，不過暗殺衛律這件事，和蘇武老閔氏的事件無關。爲了要謀殺一個衛律，便把漢使完全處以極刑，那太不顧到兩國的邦交了。況且衛律並未被殺，要把他們殺却，理由也不足；倘若萬一有人要給單于以不利，那麼將用什麼再重的刑罰去處置呢？依臣愚見，不如迫使他們投降，既不損邦交，理由也說得過去。』單于聽了，覺得不差，便差衛律傳漢使來問話。

蘇武看見衛律到來，不等他說話，便對常惠等說道：『我們這次



不但辜負國家的使命，同時也損失了國家的威嚴；就是活着，還有什麼面子回到中國去！」又舉起佩刀來自殺。衛律一見，連忙上前去奪了佩刀，把蘇武抱住，可是蘇武已昏了過去。衛律大驚，差人趕快去請醫生。醫生到來後，一診蘇武的脈，知道他昏後受冷，血已凍結，立即叫人在地上掘了一個坑，坑裏放了炭，用火燒旺了，把蘇武抬放在坑的上面，用火來暖融他因身凍結的血。一會兒，用手指掐他的背，血跟着流出來，醫生才放下心，說道：「凍血已融，不妨事。」

然漸漸地甦醒轉來。常惠等見了他這番壯烈的行動，都個不停。於是用轎子把蘇武抬到營裏。單于聽了衛律的報起發尊敬蘇武的爲人，勸降的心也愈迫切。他每天早晚兩次派人慰問，同時就將張勝捕了去。過了些時候，蘇武的身體一天一天回過過來，差不多要完全好了，這時單于又想用方法來迫他投降。

當虞常判了死刑而執行的那一天。單于命令把蘇武、張勝也押到刑場上。把虞常斬訖後，那監斬的衛律提了刀走到張勝面前威嚇他道：『張勝想謀殺單于的近臣，依法也應斬首，可是單于有令，若肯投降，可免一死。』他舉起刀裝出要殺他的樣子，張勝果然早已嚇得面如土色，立即跪下求降，衛律又提了刀走到蘇武面前喊道：『副使有罪，大使也脫不了干係，應當連坐。』蘇武怒道：『我本來不曾參

他們的事；就是張勝引，我不是他的親屬，爲什麼應當連坐？

衛律一時答不出來，便舉起刀來殺他。

欲知蘇武是否被殺，且看下節分解。

四 設計饑食

話說衛律舉起刀來要殺蘇武，蘇武神色不變，引頸受戮，終不肯降。衛律知道用強硬的手段威脅，他是不怕的，就改變策略，馬上用和善的面孔對他說：『蘇先生，我從前背了漢朝投到匈奴，蒙單于推恩相待，對我做了靈王。如今我部下有好幾萬兵士，和滿山不計其數的馬匹和牛羊，富貴總算到了極點了。蘇先生，你今天如肯投降，明天你和我一樣。如果固執到底，也不過徒然犧牲性命，那裏有人會知

道你的苦心呢？」蘇武不理他。他又繼續說道：「蘇先生，倘若你肯因我的勸告而投降，我必和你訂爲兄弟。今天倘然你不聽我的話，那麼你將來就是自己想到我，恐怕也做不到了。」蘇武聽到這裏，實在耐不住了，便大罵道：「你這漢奸！你本是漢朝的臣子，不顧國家待你的恩義，背叛了皇上和父母，來向這裏投降。我是堂堂大漢的使臣，要見你這漢奸做什麼！你現在靠單于的得寵，叫你判斷人們的生死，你不平心靜氣地公正處事，反而從中挑撥，想引起兩國的戰爭，你可以乘機取利，真是卑鄙極了！你沒有聽到嗎？從前南越王殺了漢使，我國就把他們屠殺得不脛一男一女；宛王殺了漢使，我國也割了他的頭掛在城上；朝鮮王殺了漢使，牠立即給我國滅亡。現在只賸匈奴了。你明明知道我不肯投降，想殺我以引起兩國的戰爭，那麼，我

被殺的日子，正是匈奴滅亡的時候了。」衛律一時說不過他，而且見他絲毫不怕威脅，只好照實去回復單于。單于聽了衛律的報告，越覺蘇武可敬可愛，還一心要想迫他投降。他就想下一計，命人把蘇武一個人關在一個大窖裏，不給他喫的東西，讓他餓得發極了，不由他不自請投降。

話說蘇武被關進大窖後，天上忽然下了大雪。雪在匈奴本是常下的東西，匈奴人受慣了却沒有什麼，獨有漢人到了那裏，逢到下雪，却認爲是件苦事。何況這時蘇武被關在寒冷的大窖裏，已覺飢餓難受，又加上了下雪，自然更冷得忍受不住了。但這事却正中單于的心懷，以爲天意在使蘇武提早自願投降的日子，所以一心一意坐在氈帳裏等待好消息。這樣等了幾天，雪還是不住地在下着，溫度也不住地

向下降，但好消息總是不見到來。單于有些不耐煩了，恐怕蘇武凍死在大窖裏，便差衛律去探看。衛律奉命前往，到了那裏，只見大窖的四周站着許多監守的兵士，他們的氈帽毳衣都積上了有寸把厚的雪，兩隻腳埋在雪堆裏，身子却挺立着不動。他心中暗暗想道：「這回那厮一定死多活少了！」他上前去把單于的令給他們看，他們就讓路放他進去。當他命隨從撥開了雪走下大窖時，看見蘇武却熟睡在裏面，面上毫無餓容，鼻裏正鼾聲大作。他不覺奇怪起來。他又察看窖中的一切，除了蘇武身下的氈被和他手拿的漢節外，簡直一無所有。但那條氈被上的毛却光着沒有了，却一時想不出是什麼緣故。他上去把蘇武推醒。蘇武看見是衛律，便一語不發，依舊閉上眼睡了。

這並不是一個奇蹟，但這中間的經過却帶些神祕的色彩。原來當

蘇武被囚的第一天，雪還沒有下。監守的兵士奉了單于的命令，沒有立刻兒敢稍稍放鬆。他們正站立得有些喫不住而盼望別人快些來換班的時候，一陣嬌脆的笑聲忽從旁近的一個帳幕後漸漸送近過來。他們是兩個姑娘在鬧玩笑，一個拿了一包東西在前面跑，一個在後面追。她們且笑且喊，到了大窖近旁時，已經乏到喘不過氣來。兵士們都認識一個是張嬌，一個是張嬌的表妹李嬌。她們倆是歌舞隊裏的兩朵牡丹花，附近數十里內，幾乎沒有一個人不認識她們。這天，她們都穿着平常的胡服，見了兵士們，張嬌笑着問：『大冷天，你們站在這裏做什麼？』一個兵士對着大窖努努嘴，一個答道：『姑娘，你難道沒有知道嗎？這裏面關着漢國的大使蘇武，單于叫我們小心防守，不許人走近那裏，這差使真不易担受呢！』張嬌回



頭對李嬌道：「妹妹！真巧極了！你那天因為有病沒有參加歌舞，所以不曾見到蘇大使，懊喪得不得了，今天我可以和你同去看看他了。」兵士們聽說，忙止住道：「不能，不能，單于的命令，就是本國人也不許走近。」張嬌便作嬌嗔道：「難道單于連姑娘們也不許嗎？我們能夠做出什麼來？」道罷，拉了李嬌的手直跑進大窖裏去。兵士們要阻止已經不及，況且他們的國俗，男子是不能隨便拉扯女子的，他們正担心着給別人看見了要受責怪時，

所以一時也奈何她們不得。

她們早已嘻嘻哈哈地走了上來。張嬌嘴裏還在說着：「好一位蘇大使，單于休想餓死他，你不看見有神道在旁守護他嗎？」李嬌忙止住她道：「不要胡說，人家知道了又要說你造謠生事了。」於是她們手牽着手，嘴裏唱起歌來。兵士們看見她們離開大窖，已放下了心，不再去和她們兜搭，看着她們仍向來處去了。一會兒，除了歌聲隱隱可以聽見外，她們倆的影跡早已看不見了。

過了幾天，衛律奉令來看蘇武。兵士們聽說蘇武仍未餓死，不覺都暗暗納罕。他們一時沒有注意到，那天張嬌跑來時，手裏本來拿着一包沉重的東西，後來從大窖出來時，包裹還是那麼大小，可是已經輕得拿在手裏有些飄飄然了。他們因為看見蘇武睡的那張氈被上的毛沒有了，便傳說他拔了氈毛和雪吞下，其實氈毛那裏是可以喫的東西。

呢？

欲知單于再用何種手段迫使蘇武投降，且看下節分解。

五 北海牧羊

話說單于聽到衛律回報蘇武沒有餓死的事，以爲漢使果有神助，不敢再用不人道的手段去對付他。但他心還不死，仍舊不願放他回國，把他押到北海沒人住的地方去牧羊。當他臨走的時候，又召他來當面對他道：『等得雄羊生了小羊，我才放你回到中國去！』這顯然是暗示着蘇武終身不能回國的了。同時，把跟隨來的人也一一分別押到各地方去加以監守。北海就是現在西伯利亞南邊的貝加爾湖，蘇武一個人孤另另地住在那裏，天天對着那茫茫無際的海水，和廣太昏沉

的沙漠，不知寒暑，也不知年月，只知道天

起身，拿了節出去牧



五 北海牧羊

羊，天黑了回來，住在帳幕中睡覺。看守的人時常難爲他，推說單于不把糧食送來，好幾天不給他吃的東西。他沒有辦法，只好拔些羊吃的草來充數。有時實在耐不住了，只好到荒野裏去掘些老鼠來煨熟了吃。但他始終拿着那漢節，牧羊用他，走路用他，睡覺也用他。節上的旄都弄盡了，他還是拿着一刻兒不肯放下。

這樣的過了幾年，一天，單于的兄弟於軒王到北海來打獵，偶然碰到了蘇武。

他回憶着當年蘇武那種不肯屈服的精神，所以非常尊敬的待他。蘇武也對他非常和氣，替他結網，又替他修理弓箭。於是于靬王更加愛憐他，送給他許多衣服和吃的東西。這樣的過了三年多，于靬王病了，病中又送給蘇武許多馬匹、牛、羊、衣服和氈帳。後來于靬王病重死去，他的從人仍舊遷回國內，蘇武又依舊過他孤獨的生活了。而且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可惡的丁靈國人，跑來把蘇武的牛、羊、馬匹一齊偷去。這自然是出於他們國王衛律的教唆。這樣落井下石的惡辣手段，本來不是漢奸也做不出來的。

這裏須回頭插說漢朝的事。話說蘇武在中國時候，有一位極好的朋友，叫做李陵。他是匈奴人見了蘇武怕而叫他做飛將軍的李廣的孫子，號叫少卿，爲人極其勇敢。武帝曾經差他帶了八百個騎兵去打匈

匈奴。他一路深入匈奴國境二千多里，直達居延，考察了一回當地形勢，沒有碰到一個匈奴的兵，仍舊安全地回來。武帝大喜，拜他做騎都尉。他便訓練成勇敢軍五千人，駐守酒泉張掖一帶，以防匈奴。天漢三年，就是蘇武離國後的明年，因為不見漢使回來，武帝便又遣將去討伐匈奴。李陵聽得了，自告奮勇，願率五千勇敢軍做前鋒。武帝非常贊成，便允許了他。於是他帶了部隊，循原路直達居延，又向北行了三十天，到後稽山。其時單于已得報，忙率領三萬騎兵來迎戰。李陵才紮營駐下，單于已命令大隊騎兵來作包圍。匈奴兵看見李陵兵少，便直衝到營旁邊來。李陵會部下先用空手擲石，後來才發箭，匈奴兵都應弦而倒，沒有射中的都急急退到山上去。漢兵乘勝進殺，一共殺死了好幾千人。匈奴大驚，立刻召到附近的騎兵共有八萬多，

再來進攻李陵。李陵一面應戰，一面向南引退，到了一座山下。單于在山上，命他的兒子帶了騎兵追擊。漢兵便和他們在樹木中間作戰，又殺死了匈奴兵好幾千。李陵一看見單于在山上，便連連發箭射他。他只好向山下逃走。這時單于見李陵向南且戰且退，以爲是誘敵之計，便想率兵回去。不料李陵部下有一個哨探叫管敢的，因爲犯令受了責罰，逃去投降匈奴。他對單于道：「李陵軍並沒後援，射的箭將完了，只要再戰兩三回，便要支持不住了。」單于聞言，便下令部下加緊進攻。果然接連又打了幾仗，李陵的箭完了，部兵也愈戰愈少了。李陵看見四下被圍，無法脫身，又聽匈奴兵在喊着：「李陵快快投降！」

未知李陵果否投降，且看下回分解。

六 冰天謫美

「……話說李陵被匈奴兵所困，兵盡糧絕，沒奈何，只好投降，漢武帝聽見邊將報知其事，不禁大怒，問太史令司馬遷：「這事究竟應該怎麼辦呢？」司馬遷道：「李陵待爺娘很盡孝道，和朋友來往又很有信義，常常奮不顧身地替國家出力。這次帶了五千個人去和數萬的敵兵作戰，矢盡路絕，沒有一個人毀降，直到全軍覆沒，這是從來武將中不曾有過的事。他的投降，一定是權宜之計，想待將來有機會時再立功贖罪。這次兵敗的大原因，在於後方沒有接濟，這是要由主將負責的。」武帝聽了，很不以為然，他以為司馬遷是李陵的朋友，有意袒護，便下遷於獄中，又處他以腐刑。過了一時，武帝忽又悔悟起來，

緒失去李陵是件可惜的事，便差將軍公孫敖領兵到匈奴去接回。誰知公孫敖和匈奴交涉沒有成功，僅憑了一個匈奴百姓的報告，還奏武帝道：『李陵正教單于製造兵器，預備抵抗漢軍。』武帝大怒，便將李陵的家族殺盡。後來又有漢使者到匈奴去，李陵責問他道：『我是矢盡援絕才投降的，沒有什麼對不起政府的地方，皇上爲甚麼要殺死我家呢？』漢使便把公孫敖報告的話告訴他。李陵道：『那是李緒的事，關我什麼？』李緒也是漢朝的降將。他因悲痛於全家因李緒而遭慘殺，便差人將緒刺死。單于的母親要殺李陵，單于把他藏匿在北方，直等他母親死了方才接回來。單于很佩服他的勇氣，把女兒嫁給他，又封他做右校王。他和蘇武很要好，現在他到了匈奴，早應該去看看他，可是他因聽到前此蘇武堅不肯降的事，自己覺得慚愧，所以

不好意思和他會面。

話說單于有個同族兄弟右谷蠡王，因為他是王族，所以對待他的部屬十分野蠻。一天，他偶然在宮中筵席上遇到張嬌，便覺他嬌小可愛，要想討她回去做個妃子。他回到王府後，便差人去向張嬌的父親交涉，願意送他一百頭牛，五十匹馬，和十担氈毛作為禮物。張嬌的父親聽見禮物豐多，不免有些心動，便和妻子商量。妻子是匈奴人，聽說右谷蠡王要她女兒做妃子，當然不會反對。可是他們喚張嬌來當面告訴她時，她勃然怒道：「右谷蠡王他自己忘，自己的年齡了？他做爸爸媽媽的父親還嫌太老呢！女兒没人要了，叫我去作一個將要下棺材去的死人！你們要我嫁他，除非我沒了氣，才由你們擺佈！」說罷，嬌嬌地滾在地上大哭。她的母親見她這樣堅決，知道勸也

無用，便叫她丈夫去回絕了右谷蠡王。不意右谷蠡王以爲她是他部屬下的一個姑娘，沒有不服從的道理，現在忽遭拒絕，不覺老羞成怒，便遣了張蠡父親是漢人，與漢使私下交往爲罪名，把他全家也謫居到北海去。

張嬌全家到了北海，起初因人地生疏，很感痛苦，但日子一多，慣常了以後，倒反覺比從前來得自在，因爲單于的差役往往輪不到他們，張嬌又脫離了歌舞隊，免得去做人家筵會上的裝飾品。她自到那裏後，整天在冰天雪地裏冒了寒冷閒逛，高興的時候，獨自嬌聲作歌。那邊的人因聞所未聞，都當她做天仙般看待，許多姑娘們都自願跑來做她的伴侶。一天，一個女伴偶然談起有個漢使給單于逼他住在這裏牧羊的事，張嬌的心裏忽然一動，暗暗想道：『從前蘇大使因

不肯投降，給單于關禁在一處祕密地方，不給任何人知道，這莫非就



是他？」連忙問那女伴：「漢使姓甚名誰？」女伴道：「我也聽人家說是姓蘇，名字却不知道。」張嬌聽了立即要她陪去一看，那女伴果然領她到那蘇武牧羊所在。她從遠遠地望去，人是蒼老得多了，手裏還是那支在筵會席上和大窖中拿着一刻都不肯放手的節。她的心忽然勃勃地跳動起來，慌忙自己鎖定了，設法驅開了女伴，獨自走近前去。蘇武看見張嬌過來，他一看她那副嬌艷的臉容，這是他在北海沒有看見

過的，便暗暗納罕。心裏想道：「想不到匈奴也有這樣美麗的姑娘！」不防她竟直上前來向他行禮，喊着「蘇大使。」蘇武連忙持節回禮，笑着問她的來歷。她把她的一切都毫不隱蔽地告訴他，也告訴他這次住到這裏來的原因，只是有一樁事要想告訴却說不出口，就是她覺得他太可敬可愛了，自從那天在筵會席上一見之後，她從來沒有一天忘記過。這時蘇武忽然想到了一件事，忙笑着問道：「那天我被關在大窖中，正餓得忍受不下有些昏迷的時候，忽然有兩個姑娘送給我一包餓餚。臨走時把我氈被上的毛割下了許多帶回去，其中的一位姑娘好像是你！」張嬌的臉兒忽然微微變紅，只點了點頭兒不作一聲。

從這天起，張嬌沒有一天不偷偷地去看蘇武，話匣子一開，總要講個大半天才歇。一天，他們正在講得十分有興的時候，忽地有人來

報，單于差右校王來見。蘇武不知右校王是誰，一時又猜不出是誰來。

欲知來者究竟是誰，且看下節分解。

七 感恩受婚

話說自從李陵投降匈奴封做右校王後不久，單于忽然從另一個投降的漢人口中得知他和蘇武很有交情，便舊事重提，要他去說降蘇武。李陵沒法，只好老着臉，帶了許多跟隨的人同到北海去。到了那裏，紮了氍毹住下，一面令下人預備下豐美的酒宴，一面親自去請蘇武。當下蘇武一見是李陵到來，很是驚異，連忙撤了張簾來接。張

見有人來，也早一溜烟跑開。兩人見禮畢，李陵道：「兄弟到這裏來

的原因，一時言之不盡，請到帳中慢慢細講。』蘇武果然跟他同到帳裏。李陵便請他在席間坐下，嘴裏說道：『子卿，我們已多年不見，今天應該喝個痛快，大家談談衷曲。』他敬了蘇武三杯，先把他攻打匈奴，援絕投降，武帝誤聽人言，殺他一家，並單于把女兒嫁他，封他右校王的事，訴說了一番，然後再慢慢地說道：『單于知道我和你很有交誼，所以差我來告訴你，他很虛心地等待你的投降。你是到底不能回到漢國去的了，徒然在這裏自尋苦惱。就是死了，有誰知道你的忠貞大節！我到這裏來以前，老伯母已經身故，嫂夫人因為年輕，已經嫁人了。祇有你的兩位令妹，一位公郎，兩位令愛還在家裏；但我到這裏已有多年，所以現在是存是亡，也不敢臆度。人生不過一剎那，你何必這樣受苦！我當初投降的時候，也是迫於無奈，所以像瘋

狂般地不得安心，總覺得對不起漢朝，一心想等機會再報國恩。不料老母妻兒因此受戮，迫得我無家可歸，不能不在這裏住下去。子卿，你雖然不願投降，可是你的家庭也不見得勝似我。況且皇上年齡已高，做事沒有一定的規律，大臣們無罪被殺甚至全家都遭慘殺的時有所聞；生命和安全這樣地沒有保障，子卿，你還希望些什麼？一個有志氣的人固然不能沒有忠貞大節，可是也要隨宜應付。我勸你不必再固執了，你還是聽了我的話罷！」蘇武道：『我父子倆對於國家一無功勞，有着現在的地位，全是皇上給予的恩惠。我們應該怎樣去報答他，才對得起自己的良心？現在就是立刻殺身而死，我也十分樂意。一個人如果背恩忘義，那還有什麼面子生存在世上？況且做臣子的應該忠於政府，猶之做兒子的必須孝敬父母一樣，兒子爲了父母而死是

應該的，請你不必再說！」李陵只好暫時不談，留他一連吃了半天酒。臨別，他因無以覆命，再作最後的勸告道：「子卿，請你聽了我的話罷！」蘇武道：「我是老早預備死的了。你右校王如果一定要我投降，那麼請盡了今天一天朋友的歡聚，我就死在你面前罷！」李陵見他這樣忠心爲國，不覺長歎道：「你真是位義士，我與衛律的罪將爲天地所不容！」說着，不覺流淚滿襟，便別了蘇武回去復命。

話說李陵一路回去，一路在心裏想，忽然想起那天去請蘇武時，恰巧有一個姑娘正在和他談話，後來看見他到來便溜走了，心下暗喜道：「有計了！有計了！」英雄難逃美人關，我們這位子卿兄怕也難免罷。」他回去把勸蘇武的經過一一告知單于。單于見李陵仍舊無功而返，十分失望。李陵忙道：「臣在路上想得一計。如能實行，臣

能担保不由蘇武不降。』單于大喜道：「只要他投降，什麼計我都能依你。快說，快說！」李陵便把那天所見告訴單于，且道：「只要單于下令，募一自願嫁給蘇武的姑娘賜與蘇武，蘇武如肯接受，那麼待這姑娘一生孩子，他當然不再會想回去，那時他再要不降也說不出口了。」單于果然依了李陵所言，下令全國，募一才色俱備肯嫁蘇武的姑娘。

這道命令傳到北海，張嬌的父親回家一講，她立即對父親道：「爸爸，女兒願意去應募，請你快去告訴單于。」她父親聽了很覺奇怪，因為她從前不肯嫁給年老的右谷蠡王，這時為什麼忽然又願嫁給年倍於她的蘇武。但他也不反對她，因為這樣可使他免除過去的罪戾。單于聽說張嬌肯應募，非常歡喜，便立即赦他們全家回來。一面



把張嬌接到宮裏去，由閼氏教了她許多的主意，張嬌只是唯唯從命；一面差人預備許多珍貴的妝奩，擇了一個吉日，把張嬌依舊送到北海去。

蘇武聽說單于把姑娘賜給他，他知道這又是他們玩的好手段，準備拒絕接受。可是後來聽說她就是張嬌時，他不但拒絕，反而親自去把她接了過來。其時監守的人奉到單于的命令，替蘇武佈置下一座極華美的氈帳，做他倆的洞房。一年之後，張嬌果然生下一孩，蘇武給他取名通國。單于和李陵聽得了，都

非常高興，以爲這番蘇武一定可以投降了。

欲知蘇武果否投降，且聽下節分解。

八 持節返國

話說蘇武與張嬀同居後一年生下一孩，名叫通國，且鞬侯單于聞訊，正想差李陵再去說降，不料這時他忽得一病，十分沉重。他立刻命令部下替他禱告，一面請醫生診治，可是禱告無靈，醫藥不驗，日重一日，終至斷了氣。且鞬侯一死，按照匈奴王位承繼的慣例，由他的孫子壺衍鞬繼爲單于。這位單于年紀很小，所以一切政權，就落到他的族叔右谷蠡王手裏去。但他們對中國却都有些懼怕的意思，所以非常和中國要好。後元二年，漢武帝也病故，由他的兒子昭帝繼

位。他看見匈奴對待中國很好，又派遣使臣到那裏去和他們修好。臨行之先，昭帝親自面諭使臣道：「朕自幼聽到蘇武在匈奴屢迫不降的故事，非常感動。現在雖然已歷久，但從得不到他確實的死亡，萬一他還活着，你不要吝惜錢物，千萬把他贖了回來。」

使臣一到匈奴，果然便請問單于：「蘇武現在住在那裏？」右谷蠡王代答道：「他已死了好多年了！可惜得很！如果他還活着，我們這次一定放他和你們回去。」使臣回國，便把這話復上昭帝。昭帝惋惜了一回，也只好罷了。過了一時中國使臣又到匈奴。這次却給常惠知道了，他便疏通了監守他的人，懇求他夜裏帶他偷偷地去看漢使，把蘇武的一切都報告他。漢使聽說蘇武未死，便要立即去和單于交涉。但常惠却阻止他道：「且慢！如果單于問你怎樣知道蘇武還活

着，那你只可以這樣說：「我國的皇上在上林打下一隻帶信的雁鵠，拆開信來一看，正是蘇武寫給皇上的，因此皇上知道他還活着，並且也知他住的地方，這次無論怎樣，必定要他回去。」千萬不要說是我說的，因為這位監守我的先生要因之受責的。」使從果然依了常惠的話去責問單于。單于聽了，覺得很是神奇，不由他不信，便立即謝了上次謊言的罪，差人去把蘇武放回來。

蘇武聽說單于要放他回國，又悲又喜：喜的是苦守了十九年，現在終竟得以生還祖國；悲的是他和張嬀患難相共，匈奴決不放她回國，就是放回，他也不能和她回去，因為不能諒解的人要責備他，這是有損於他十九年的苦守的節操的。張嬀也明白這個道理，她不和他也去，倒還可以堅忍，但她知道她有一個敵人正窺伺在她一旁，他現在

正執掌著政權，蘇武一走，她的生命便在他手掌之中。他如果再來強迫她時，她將怎樣辦呢？她同蘇武從北海動身的路上，且行且想，覺得千難萬難，除了最後一條路外，簡直想不出絲毫辦法。這時李陵聽得蘇武將要回國，正備了酒要替他送行。他看見蘇武一到，就請他們同飲。席間，他祝賀蘇武道：「這次足下回國，在匈奴，在中國，都將知道你的大名，和你的苦節，就是歷史上出名的忠臣也都不及你。我雖然沒用，可是皇上如果赦了我的罪，保全我的老母，使我能夠報仇雪恥，我必乘機以報國家；現在已把我家誅戮，我還有什麼希望呢！罷了！罷了！這只有你明白我的心！我將永遠做異國的人，這次一別，我們永無再見的日子了！」說到這裏，不覺號啕大哭。這時張驍忽然立起來說道：「李先生的苦心，就是我也明白，可是我的苦

痛，却比李先生更甚。因為李先生回國，却可以在這裏住下去；我却



八 持節返國

不能，但我也是中國人，我願守中國人所最最寶貴的節操。趁着今天的機會，我把通國孩子托給李先生，像兩位的交誼，我想李先生一定肯把他當自己兒子一般看待的。至於我是已經決定……」說到這裏，她忽然從頭上拔下一支金簪，對着喉中直刺，等到李陵等上前奪下時，血已灑滿了她的一身，她就躺在蘇武懷中死去了。

蘇武終於回國了，雖然他心上已刻下

了一生不能磨滅的創傷。和他患難相共的人是死了，親生的骨肉通國又不能帶回來，這只有使他一路要不住地回頭北望。他到達長安時，長安的百姓聽說蘇武是十九年前那位由皇上親送出城的蘇大使全節回來，很是轟動。家家懸燈結綵地歡迎他。昭帝也親自到城外去迎接。城外新搭的五綵牌坊比了十九年前所搭的還要高大華麗。他到達城外，昭帝便和他並車入城。一路歡呼「萬歲」之聲，連接不斷。到了皇宮裏，昭帝已命御廚備好筵席，親自陪請蘇武。蘇武在席間向皇上和大臣們報告十九年的經過時，聽的人都十分興奮。昭帝就封他做典屬國，俸祿二千石，賞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又拜常惠做中郎，賜帛二百匹。從此他們便照常在京中供職。

此後每有使臣從匈奴回來，李陵必有信來報告關於通國的一切，

蘇武從沒有回過一封信。後來蘇武死了，沒有兒子，皇帝追念他過



入持節返國

去的大功，知道他在匈奴曾和張嬌生下一個兒子，便差專人去用了許多錢物把通國贖回。這時通國已長大成人，得了李陵的教誨，精通漢文漢語。漢帝召見，果然相貌長得和蘇武相似，而且應對從容，漢帝十分喜悅，就命他繼任父職。又追念張嬌有救援蘇武的大功，也追封爲命婦，差人到匈奴去在她墓前勒石，留給後世做永遠的紀念。

借書日期

[illegible]